

美国 FIRST 5 STRATEGIC PLAN 项目实施与启示

王慧敏 李玥桥

青海师范大学 青海 西宁 810003

摘要：美国 STRATEGIC PLAN FY2015—2018 是 FIRST 5 一系列早期教育项目之一，专门服务于美国加州地区面临发育风险的 0—5 岁儿童及其家庭。FIRST 5 通过采用以往研究的相关因素，制定了该项目的整体框架，为 FIRST 5 及其伙伴的合作提供具体可操作的指导。借鉴这一项目的经验，我国的早期教育公共服务应该在政府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结合地方的各种力量建设资源服务中心，重视儿童营养问题，倡导“以创新为核心，协作、问责、尊重相结合”的服务理念。

关键词：STRATEGIC PLAN；项目特色；项目启示

詹姆斯·赫克曼 (James J. Heckman) 指出：“人们童年的经历对后期获得生存技能具有重要影响，缺乏技能导致美国社会的不平等，该情况同样适用于中国。”^[1] STRATEGIC PLAN 项目对圣克拉拉地区面临早期教育风险的儿童提供公共性服务，这些服务直接或间接提升儿童早期教育质量，使得早期教育面临挑战的儿童拥有良好的童年经历，因此，通过了解该项目，为我国儿童早期教育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与启示，以解决弱势儿童的早期教育问题。

一、项目背景

1998 年美国加州通过第 10 号《儿童和家庭第一法案》关于每月增收 ¥50 烟草税的提案，这些税收的 80% 每年被分配给该州的 58 个县用于 0—5 岁儿童早期教育，该措施使贫困家庭负担得起医疗费用。此外，脑科学表明在生命的前 5 年儿童大脑发育最显著，但是公共财政对于该时期的投资较少，FIRST 5 通过财政投资为 0—5 岁儿童提供服务，确保儿童从出生就是健康的。最后，2005 年展开大量实证调查研究，从社区、儿童及其家庭发展需求等方面，确定了儿童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普遍危险因素，比如母亲学历过低、儿童体重较低、虐待儿童等，其中这些因素中的大多数与 0—5 岁儿童有关，同时是可以改变的。

二、项目实施

1. 项目对象和目标

首先，对象层面，圣克拉拉县 5000 多个社区成员和合作伙伴为该计划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同时，以往的研究是 FIRST 5 形成的 STRATEGIC PLAN 项目的坚实理论基础，该项目的重点投资对象是 0—5 岁儿童面临最严重的发育风险的区域。故战略方针是最新的、相互联系的、动态的社会系统。其次，项目目标层面，委员会制定了一个指导该项目的战略框架，该框架既包括一个以儿童为核心，以早期护理和教育、利益相关方、儿童健康等领域的需要为基础，以提

供这些需要的系统变化、劳动力发展、等因素为策略指引的战略框架，这些领域要实现的项目总目标 (图 1)。

家庭支持领域：提供支持、爱的家园
高质量的早期护理和教育：为儿童做好充分的入学准备
社区和家庭参与领域：社区是安全、邻里之间联系、文化共融的地方
儿童健康：孩子是健康的，能够体验最佳的健康和发展
系统变化：对儿童及其家庭的需要作出反应
劳动力发展：项目成员及其他服务提供者具有知识、技能和能力支持 0—5 岁儿童及其家庭和社区的需要
通信和公众意识领域：公众意识到儿童早期愿景、优先事项、投资、合作伙伴、影响等重要性质

图 1 优先领域的总目标

2. 战略举措分析

首先，健康和福利计划部门强调常规卫生保健决定婴幼儿是否有良好的开端，生活在贫困中的儿童尤其如此，支撑其发展的各种条件困难较多。此外，有数据证实缺乏早期健康干预的儿童，其受负面影响均高于其他同伴。圣克拉拉县低收入家庭，2-5 岁儿童超重和肥胖占比分别为 16% 和 18%。这些问题可能会持续很久，在危害健康的同时影响儿童的社交情绪。

其次，高级法院和儿童福利机构表示安全型的关系和社区环境促进儿童健康发展，故需要关注遭受虐待和被忽视的儿童。否则，他们极可能面临辍学、违法犯罪等问题，应该为父母提供他们需要的支持和资源，以加强他们育儿的技能和能力，促进儿童最佳发展。

再次，早期学习计划强调优质的早期学习经验有利于儿童以后的入学和生活，詹姆斯·赫克曼曾言，将面临高风险的儿童作为高质量教育投资的重点对象，则会收获 7~10 美分 / 美元的高回报率。FIRST 5 准备利用更多的资源，使合作伙伴能够在服务质量方面更精进，公众和政府逐渐成为该项目的专项资金来源，这是该项目发展的巨大优势。

再其次，家庭资源中心认为，家庭面临的健康和心理问题可能成为儿童健康发展和入学的障碍。以地点为基础的

方法通过激发整个社区的力量来解决这些相互关联的问题,以确保家庭获得充分整合和可获得的服务。

最后,系统变更部门实践重点是建立高质量、协调、综合和可持续的护理系统并利用年龄阶段问卷(ASQ)对儿童发育和行为健康筛查,致力于创建一个全县范围的运动,以确保幼儿的发展需要是社区所有部门的优先事项,并且合作开发一种服务于基层工作的组织和系统,进而影响儿童的生活,这是可持续发展的终极形式。

总之,无论是意识领域还是实践层面,该项目高度重视家庭贫困儿童的全面协调发展。这些部门以量化的数据为各利益相关方进行解释性的客观事实,用质性的风险预估阐明儿童发展的可能困厄和预测性的有效成果。

3. 项目实施效果

首先,2015—2016年,在家庭资源中心的支持下,1486名儿童接受了健康筛查,其中22%的儿童被多个领域关注,56%的儿童被转介给儿童服务提供者相关的网络。虽然这些数字在2016—2017年有所下降,但总体看在2015-2017年间,对于儿童发育、社交等各个方面的筛查达到66306次。其次,参与质量问题的网站数量逐年增加,这些网站中有65%获得了高质量评级,这为儿童具备高质量的学习环境提供了支持性的保障。再次,在7个优先领域中,家长获得相关知识的量显著增加,同时认为师生互动重要性程度高的家长比例增加了67%。最后,从财政投资来看,从FY2015-FY2018,虽然部分领域的投资有局部的降低,但是总体投资呈上升趋势。

总之,从该项目实施效果看,家长对儿童早期护理和教育的意识有所增长,这不仅在于家长对于儿童早期全面和谐发展主观认识的提升,更在于FIRST 5及其合作伙伴对该项目详尽而全面的规划,该项目高的操作性使得家长和项目相关人员有的放矢,为儿童的早期发展共同协力跟进,各司其职。

三、项目特色

(一) 组织完善,实现团队系统导向

彼得·圣吉指出:“学习型组织理论强调每个人都要定位自己的人生发展价值,寻求工作的内在价值,期望人生价值与工作的内在价值有机统一。”^[2] FIRST 5的共同愿景即确保0—5岁儿童的发展需求是所有事务中的优先地位,为了实现愿景,项目政策制定者与各利益相关方合作,开发综合的、可持续的和全面的护理系统,目的在于改善0—5岁儿童项目和服务的协调性、整合性,并通过利用现有资源和新的资金以维持该愿景的实践,无论是资源的整合、人员的协作,还是不同项目之间的衔接都是一个完善的组织系统,从宏观层面指导整个项目过程。

(二) 政策保障,政府调控和地方自主结合

1998年11月,加州选民通过第10号提案为该项目的

开展提供了政策和法律保障,使得该项目在经济来源方面有法可依。同时,从资金的来源来看,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是资金的主要来源。在此基础之上,地方政府、社区、地方机构自主决定服务方式、资金分配、项目实施的方式和对象等,这就使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具有更大弹性,实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的效果。

(三) 核心价值,项目内在的宏观主线

协作、创新、卓越、问责、尊重等核心价值是项目主线。创新即将有效的方法应用于其他地方,为社区的特定需求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卓越即与当前已有的最佳实践和最可信的研究相对照,该项目力求获得最高质量的结果;问责制即对于公众的委托,该项目是负责并以结果为导向;尊重即委员会欢迎各方面的投资和帮助,实现跨文化帮助每个儿童和家庭的愿望;遵循以上各价值,该项目始终坚持其方向,达到该项目的目标。

(四) 理论保障,已有研究奠定的方向基础

2005年的调查研究所展示的丰富成果,项目委员会采取已有研究的服务项目、研究领域,研究方式等系统制定STRATEGIC PLAN项目的战略框架,在该框架之中详细规划了该项目的战略目标、服务内容、结果和策略等,该框架的可操作性强,项目具体明确,涵盖的范围广泛,更加符合相关执行机构的实施特征,如有利于家庭的参与、社区的配合、地方机构的评估等。

(五) 目标具体,项目策略具有针对性

美国STRATEGIC PLAN项目对于0—5岁儿童最集中的地区,同时在健康方面面临重大风险的儿童进行投资与早期干预,目标具体而明确,既包括环境创设、入学准备、社区邻里环境安全,也包含一套完善而系统服务体系来支持社区和家庭,提高家庭的风险抵抗能力与意识。与这些目标对应的策略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微观身体检查、健康服务,中观社区服务、家庭养育能力和技巧的提升,宏观系统政策的相应变化、设施设备的完善、网络系统的构建等,都具有操作性强的策略和举措。

四、美国STRATEGIC PLAN项目对我国早期教育公共服务的启示

该项目是一个完整的组织系统,其构成要素,从横向看,主要有主体FIRST 5、服务对象、父母和合作者四部分;在纵向层面,这四个部分又具有自己独立的运作项目和内容,STRATEGIC PLAN作为FIRST 5运作项目的内容之一,也具有完整的体系。这些纵横交错的诸要素协调一致,以求得最佳的项目效果。该项目对我国早期教育相关服务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尤其是我国西部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农村地区,中国发展基金会于2020年发表的相关报告强调,0-3岁是儿童大脑发育的黄金时期,我国西部有45%的0-3岁儿童生活于乡镇以下的农村,诸多不利因素导致这部分儿童未来

极有可能发育迟缓。^[3]可见,我国西部农村地区儿童的早期教育更应提上日程。因此,本研究提出具有普适性的策略,形成系统性的框架(图2),以解决我国早期教育问题。早期教育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应该从该战略性项目汲取有益经验,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促进儿童尤其是0—3岁的儿童在高质量的早期环境中成长,这是儿童今后享有高质量生活的必要条件。

(一)应该以政府的宏观调控为主,整合地方多种力量

随着我国二胎政策的开放,早期教育公共服务逐渐兴起并发展,然而以市场为导向的调控,其盲区中存在诸多问题,其中行为不规范、服务者缺乏专业技能和知识、服务场所的安全性和适用性差等问题最突出,因此,政府应该发挥好宏观调控的作用,通过反馈家庭早期教育需求,明晰地方上报的诸多早教公共服务事件,结合大数据多媒体技术,与地方政府共同商议举措蓝图,地方政府再从实际出发细化该举措各细节,使其更具操作性。同时,政府应专门设置相关网站,及时更新有关政策和知识,以利益相关方随时获取想要的信息,使其成为满足家庭早期教育相关要求的又一便利渠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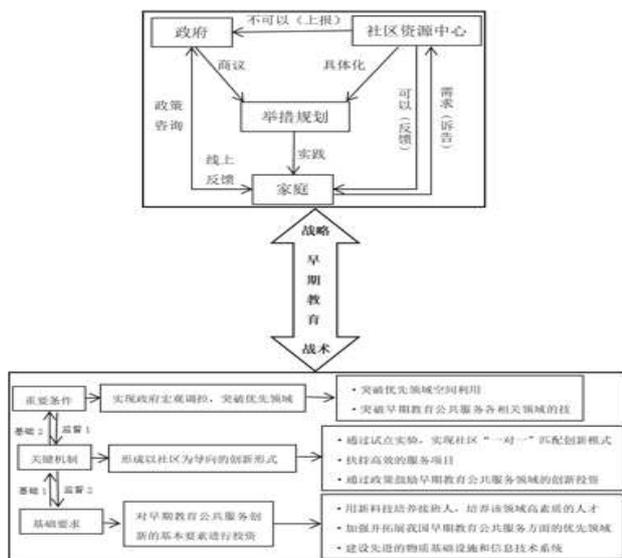


图2 系统框架

此外,我国出台的国家标准《早期教育服务规范》早期教育服务优质参照范式,为我国早期教育公共服务行业的相关工作提供科学有效的依据。^[4]再结合此项目的成功经验,政府积极鼓励社会各种慈善团体,进行试点实验,服务于相对落后地区的弱势儿童,以期政府从全面性和系统性方面,做好我国早期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的抓手,促进儿童健康发展。

(二)应该倡导“以创新为核心,协作、问责、尊重相结合”的服务理念

STRATEGIC PLAN项目始终坚持其方向,遵循协作、创新、卓越、问责制、尊重等核心价值。因此,我国在构建

服务于弱势儿童的体系时,分类早期教育公共服务对象,明确各对象对于早期教育公共服务的需求,通过对这些对象的调查与研究,形成计划、组织、指挥、协调的持续性创新活动体系,操作性强的公共服务执行规划,具体领域的要素、社区、市场等,都匹配有相关创新任务要求。早期教育公共服务之核心的创新之处渗透于各个方面,政府层面涉及的方面主要有早期教育公共服务的空间利用;卫生、教育、保健、医疗等技术的突破。社区层面针对家庭的跟踪服务,一个专业人员匹配一个小组(10个家庭),对于高效服务项目和创新投资,当地政府应予以政策扶持等,对于创新基本要素的投资,政府和地方各力量应携手并进,共同促进早期教育公共服务项目产生并落地。在整个活动体系中,应注意在充分尊重早期教育公共服务合作者的原则之上,各合作者作为责任主体,共同协调在服务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及其所要采取的解决措施,从而构建综合、全面、科学的服务系统。

(三)应该以场所为基础,建设社区家庭服务中心

为了做好儿童入学准备,家庭之间应建立牢固的关系,社区应该致力于创建一个相互联系的社区环境。当地相关部门应该创建社区家庭服务中心,该中心作为提供信息的服务机构,既包括育儿计划、早期识字、艺术、父母培训计划等干预的学习计划,也包括发育筛查、医疗保健、卫生健康计划、家庭保护等健康服务系统,同时也涉及信息服务、志愿者计划、推广宣传等服务管理系统。总之,当地社区应该建立能够为儿童早期全面协调性发展服务的资源中心,通过开设早期教育培训中心、早期教育信息管理中心,能够依据本社区的实际情况,为家庭提供差异化的早期教育服务。基于儿童所在的社区和家庭场所,利用该场所中的多种资源,以增加服务的可及性,并为父母提供机会,使他们更多地参与孩子的健康发展、入学准备和其他合作能力,以改善他们的生活和他们所居住的社区环境。

参考文献

- [1] 詹姆斯·赫克曼,罗斯高.世界经验对儿童早期发展的启示[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9(3):129.
- [2] 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M].郭进隆,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
- [3] 卢迈;方晋;杜智鑫;曹艳;武志平;周想;梁博姣;段天雪.中国西部学前教育发展情况报告[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1):97-126.
- [4] 侯非.早教服务有标可依[J].大众标准化,2016(2):8.

作者简介:王慧敏(1992—),女,汉族,甘肃会宁,学历: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学前教育学,单位:青海师范大学

李玥桥(1996—):女,汉族,陕西绥德,学历: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学前教育学,单位:青海师范大学